

<<最后，才知道该如何爱你>>

图书基本信息

## <<最后，才知道该如何爱你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华盛顿邮报》、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感动推荐  
全球15个国家竞相传诵的亲情赞歌！

我是一个很老，很老的人的儿子。  
尽管在他的记忆中，自己仍然是年轻的——全然不顾自己根本无法自行从椅子上站起来，非得靠着旁人的搀扶和助行器才能艰难地从客厅挪到卧室。

我虽然是经验丰富的老年医学医师，但父亲衰老的现实让我与其他任何人一样感到无力。我能预测父亲的病情转折，描述他的病况进展，但我却无力阻止这一切的到来。

疾病，确切的说是阿尔茨海默病，正使父亲变成一个陌生的、让人难以接受的人。

曾经有一位病人的女儿请求我撤掉她父亲的维生装置，被我拒绝后，她说：“我只希望，你自己的父亲也会死得缓慢而冗长，就像你强迫我父亲所忍受的。”

现在，我用谈话来填补父亲那空洞的时间，为他准备每天服用的药丸，在他喘不过气时，为他加服一点利尿剂。

“爸，你快乐吗？”

“当然，我很快乐……我有你妈陪我，我爱你妈，你知道的。”他说，“我知道我是睡得多了点，可我做的都是美梦啊。”

是父亲教给了我这样一个真实而无可逃避的人生道理：父母若活得够久，终将成为我们的孩子。我对他们的爱必须是没有条件的，正如他们以前对我那样。

## <<最后，才知道该如何爱你>>

### 作者简介

杰拉尔德·温诺克

美国得州大学健康科学中心临床医学教授，“医学人文道德中心”副研究员。

行医已逾30载，专业是老年医学。

同时，作为一个孝顺的儿子，他也有一个“很老，很老的老爸”，随着“老爸”的老年失智症（也称老年痴呆症）日益严重，在6年中，他和父亲朝夕相处，目睹着父亲逐渐失去生活能力，忘却那些亲人间最美好的回忆，直至最终失去生命的气息。

医者的无奈，人子的无力，让他拥有了这堂与众不同的“人生功课”。

2005年，作者在医学期刊发表《我们该拿老爸怎么办》一文，以儿子和老年医学专家的双重立场，讲述自己父亲的患病过程。

这篇短文后被《华盛顿邮报》转载，引发了意料外的热烈回响，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，作者收到难以计数的读者来信，更受邀至全美收听率最高的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，以及多家地方电台、电视台接受访问。

他的故事，感动了千千万万美国人。

经读者要求，作者以自己的经历写成此书，希望人们能在其中找到直面生命的力量。

<<最后，才知道该如何爱你>>

书籍目录

- 1 父亲是个老老人
  - 2 回忆之殇
  - 3 参加“新生临床实习项目”
  - 4 直面医学伦理
  - 5 医生的墓园
  - 6 老年医学的使命
  - 7 生命的一课
  - 8 无法遗忘的创伤
  - 9 父亲迷路了
  - 10 父母是我们的孩子
  - 11 无药可愈的阿尔茨海默病
  - 12 “你有枪吗？”
  - 13 生与死的双重困境
  - 14 安乐死
  - 15 品质照护
  - 16 爸，你快乐吗
  - 17 “让我再活久些”
  - 18 医者孤独
  - 19 和父亲一起观鸟
  - 20 给修女看病
  - 21 三腿动物，多腿动物，软体动物
  - 22 到底应该用多少药
  - 23 爱抑或谋杀
  - 24 夜巡人
  - 25 最后的安宁
  - 26 疗愈身心的大自然
  - 27 人子的内疚
  - 28 我把父亲的衣物收起
- 致谢

## <<最后，才知道该如何爱你>>

### 章节摘录

爸，你快乐吗？

我下车往父母家走去，想起父亲上次住院，有如一场噩梦。胡桃树上有两只雪白的鸽子在咕咕叫着，待我走近时飞走了。

我自己走进来，屋内跟往常一样阴暗。

我的父母都怕光，母亲怕有着40年历史的老沙发会退色，同时又哀叹她的植物永远种不起来。

父亲坚持拉上窗帘，以免有人往里面偷看。

母亲在躺椅上睡着了，面前的电视发出巨大的声音。

无论我什么时候来，总是先找出遥控器把电视调成静音。

这个小小的动作会让她醒来，我便亲吻她的额头。

这是我们母子特殊的打招呼方式。

她的一头银发盘成高高的发髻，还散发着洗发水的味道。

这天上午她刚出过门——她每周定期上美容院，弟弟送她去，我太太接她先去吃午餐，然后送她回来，好让优兰姐下班。

“哦，你来啦。”

母亲说。

我拉开窗帘。

“今天天气很棒，”我说，“我顺路过来帮爸爸打流感疫苗。”

“你爸爸睡着了——老样子。”

她说。

“哦，你俩今天都在睡觉。”

“他昨晚又折腾得我睡不着，走来走去，还胡说八道。”

她说。

“你现在晚上有没有让他吃抗焦躁的药？”

我问。

我知道母亲一直不想让父亲服用这种药，因为吃了这种药头脑会更糊涂。

“看来还得让他再吃，”她说，“不过你知道他一吃这药，就会一直昏睡，第二天根本起不来。”

“妈——这件事我们已经讨论过许多次了——”我走进父亲的卧室，他仍然没醒。

“爸。”

我轻声喊。

没反应。

我不得不拉大嗓门喊“爸”，同时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。

他张开眼，神色慌张，好像弄不明白自己置身何处，还有眼前这个人是谁。

“爸，是我，杰瑞。”

你今天好吗？

“小杰，真的是你？”

他眼中的恐惧与迷惘渐渐消退。

“你最近没怎么来呀，是不是？”

他问。

“我常常来啊。”

我扶你起来，我们到客厅去吧？

妈在那里，我们聊聊——”

妈在哪里——我记得她死了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## <<最后，才知道该如何爱你>>

爸爸，我说的妈就是你的太太，我的妈妈。

走吧，你到客厅就看到她了。

今天天气很好，也许你想到外面坐坐，有群雪松太平鸟正在吃你种的火棘莓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他说，”太平什么……”

“太平鸟啊，爸爸，你记得的啊，身体金黄色的，头黑色，冠毛是……”

“感觉有点冷，让我回去睡觉好吗？”

“行行好！”

“我不想继续逼他，不过也许可以转移他的注意力。”

“好，好，爸，好，这就送你回去睡觉。”

只是还有一件事情，马上就好……让我帮你打流感疫苗，一秒钟就好。”

“打什么？”

“流感疫苗，我每年都会帮你打的啊，这样你才不会感冒或得肺炎。”

我已经准备好针筒了，就在这里……”

“你会打针吗？”

“爸，我是医生，你那个医生儿子，记得吗？”

“你当医生多久了？”

“30多年了，爸。”

“我不敢相信。”

“真的30年了？”

“是，时间过得很快，爸，我现在替你打疫苗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“当然，”他口里答应着，却又自言自语道，“30年，真不敢相信。我拉过他的胳膊，消毒，打针，几秒钟的时间。”

“感觉怎样？”

“啥感觉也没有。”

“他说。”

“他现在分心了，也比较平静，我就又想让他活动活动。”

“爸，为什么不让我扶你到客厅去，你跟妈一起，咱们一起聊一聊？”

“妈在这里？”

“他问。”

“在啊，爸，她在客厅。”

“噢，好好，”他说，“我很想见见妈。”

“我帮他找出眼镜，扶他坐在床缘，坐稳后，再将助行器摆在他面前，然后伸手扶他站起来。”

“我现在像刚出生的小猫咪一样虚弱无力。”

“父亲说。”

他推动助行器，我紧跟在后面。”

“天啊，我觉得自己真像个老人了。”

“我注意到他左脚有点拖地，怀疑是不是得了轻度中风。”

我想，明天上午一定记得跟嘉伦医生谈谈这件事，也许他会同意进行物理治疗。”

“她在那里。”

“父亲说道。”

他绕过走廊走进客厅。”

母亲坐在躺椅上，银发反射着从打开的窗户流泻进来的光线。”

“我美丽的太太。”

“他说着突然抛开助行器，朝着母亲椅旁的沙发角落猛冲过去。”

“爸，你在做什么？”

“你这样会摔倒的！”

## <<最后，才知道该如何爱你>>

“我想坐在我美丽的太太身边。”

父亲说。

他好不容易挪到沙发前，这几步路就让他气喘吁吁了。

“现在我又成他太太了，”母亲对我说，“早上还是他姐姐呢。”

“你这什么意思？”

父亲问，“你当然是我太太……你以为我不认识自己的太太？而且我爱你，你知道我爱你吧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母亲说。

“她也爱你，爸爸。”

我说。

“她当然爱我，”他说，“我们结婚很久了，对不对，他妈？”

“我们结婚多久了？”

“59年。”

母亲表情严峻地说。

父亲转向我说：“听见没？”

“59年，好长的时间，你知道的……我爱这59年的每分每秒，妈，你不也是爱每分每秒吗？”

“是，每分每秒都爱。”

“我要告诉你什么来着？”

父亲对我说。

我没有回答父亲。

电视开着，声音刚才被我关掉了，但没有声音的CNN居然也能让人感到刺耳，滚动的小字新闻像蚂蚁一样从屏幕下方爬过，今天的新闻全与禽流感引发的恐慌有关，让你真实感觉到这种全球流行病会带上千万、上亿人的性命。

我想起那封匿名信，我这匿名的“同行”在信里还有一段谴责：“你父亲有你这样残忍的儿子作为敌人，他可能急需肺炎一类的好友推他一把，帮他解脱……我当然知道，临终照护无论对谁来讲都是复杂的议题，可是写信人身为医生，他的同情、他的人性在哪里？他怎么能自以为是地站在我的立场、站在我父亲或母亲的立场来看事情？”

我从母亲膝盖上拿起遥控器，把电视关了。

然后，坐回椅子上端详着父母。

这个话题我本不该提，可是我忍不住脱口而出。

“爸，”我说，“你快乐吗？”

他看了我几秒，又回头看母亲。

窗外的雪松太平鸟还在啄食，一群一群地蹦蹦跳跳，冲向一串串的火棘莓。

“弗朗西斯，我快乐吗？”

父亲问母亲。

母亲松开休闲椅的控制杆，蓦地坐起竖直身子。

“雷纳德，我不能替你回答这个问题，”她说，“你必须自己回答。”

父亲回头看着我，希望我能帮他回答。

我心里其实也在寻找答案，自他上次住院已5年了，当时他相当无助而迷惘。

这5年里，我信守了对他、对自己的承诺，让他待在家里，我知道他的生命是延长了，可做到这并不容易，母亲更是辛苦。

而对父亲来说，住在医院和住在家里有区别吗？

或者更直接点：父亲多活几年和少活几年有区别吗？

父亲目前的情况还算撑得过去：父亲在家，我们在他身旁。

然而，很快有一天母亲会受不了，父亲会久病不起，无法言语，再也没有任何“好”日子，那时，我们一家势必要做出其他打算：在家护理？

## <<最后，才知道该如何爱你>>

雇请24小时全天候健康保姆？

还是将父亲安置在疗养中心或失智老人中心？

如果没有保险补助，这样的照护一个月可能需要花费一万美元以上，联邦医疗保险并不覆盖长期居家照护、居家健康协助与失智老人中心。

当然，也可以让居家照护单位派人到家里来，但提供的服务有限。

“爸，你快乐吗？”

“我又问了一遍。”

“问我干什么？”

你应该问你妈。

“我在问你，爸。”

母亲说：“雷，你这日子都在睡觉中度过了……”父亲低头不再言语，也许正在努力回想、寻找那遗忘的人生：他已过世的母亲与哥哥姐姐，他从战场回到等了他5年的新娘身边，两个儿子依偎在他怀中要听故事的情形，钓鱼和看鸟，店铺被抢生意没了，短暂的艺术追寻之旅……他重又抬头看看已满头银发的妻子。

他思量着我的问题，接着凝望母亲，然后又转头看看我。

我们都在等。

父亲终于开口了。

“当然，我很快乐……我有你妈陪我，我爱你妈，你知道的。”

他转头凝视着远方。

即使现在他的记忆力已大大减退，即使他们共度的人生有不少缺憾，可是今天，他就在自家的客厅，身旁有妻子陪伴，他真心爱她；而她，也依然在他左右，虽然有时难免气馁埋怨，可是在他最需要她的时候，她依然在。

“我知道我觉是睡得太多了点，”他说，“可我做的都是美梦啊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母亲问，“他在说什么？”

“她坐在躺椅上，身子往前倾，想要看清自己的丈夫。”

“没什么，妈，”我说，“没什么。”

在这短短的一瞬间，他们互相端详了一下彼此的脸庞。

窗外的雪松太平鸟振翅进入火棘莓丛，父亲突然注意到它们。

“看那些鸟，”他说，“你知道，那些树丛可是我种的。”

“爸，我当然记得。”

你想要到外面坐一会，更近点看看雪松太平鸟吗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，”他说，“别忘了带上望远镜，小杰。”

“……”



## <<最后，才知道该如何爱你>>

### 媒体关注与评论

《最后,才知道该如何爱你:父亲教我的人生功课》文笔细腻、感人，它不仅仅是一次个人经历，更是全球之殇。

——Christine K. Cassel博士 美国环球药品委员会主席 完美地讲述了一个拥有患老年痴呆症父亲的医生儿子的故事，《最后,才知道该如何爱你:父亲教我的人生功课》以睿智而隽永的笔触向我们展示了疾病与健康、生命与死亡和爱的无限力量。

——Abraham Verghese， My Own Country and The Tennis Partner作者 在这本治愈心灵的书中，作者以个人的亲身经历和专业生涯抛出了这样的话题，以人道而直白的角度讲述了回忆、教训和人生。

——Edward Hirsch， Special Orders: Poems作者

## <<最后，才知道该如何爱你>>

### 编辑推荐

如果和父母分隔两地，我们每年能回家几次？  
每次几天？  
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2岁，从现在起，也许我们真正能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30天！  
在那一刻到来之前，你还能陪父母多久？  
你还能和父母做些什么？  
有人说，父母是堡垒，为我们抵挡迫近的死亡。  
只要他们还在，我们就可以幻想自己能永远活下去。  
直到有一天，你发现父亲的步履不再坚实，母亲的脸庞也早已爬满皱纹。  
即便本书作者从医30余年，也并没能更轻易地面对自己父亲日渐衰老的现实——衰老和随之而来的死亡是不可逆的，是医学所无法战胜的。  
在父亲和家庭的巨变面前，他唯有去做所能做到的一切。  
这本书里记述的正是作者的亲身经历。  
一方面是他身为医者的省思，一方面是他身为人子的追忆。  
“我们该拿父母怎么办？”  
“这个拷问着每个家庭的问题在这里得到了解答，以所有的勇气、诚挚、希望和爱。  
如果你为人子女，请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书，你会在其中发现自己家的影子，重新学会如何去爱。  
如果你为人父母，请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书，不管是为了你自己，你的爱人，或者是你的孩子。”

<<最后，才知道该如何爱你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